

與男人閒談的那日，屋外似乎正下著暴雨。

雨水打在雕花欄杆上的聲響並不足以被紗窗掩蓋，是以哪怕埃米爾落座於距離窗台幾公尺外的木椅上，仍能將雨水喧鬧的聲音聽的一清二楚。

端坐在沙發另一側的男人正翻閱著那被他置放於雙腿上的書籍，對於日文仍不甚熟捻的皇子無法從書封的字詞推斷友人如今正閱讀著的文字內容是屬於什麼範疇，起先他本以為男人或許正在為了不久後的考試做準備，可從湊那放鬆的神情看來，埃米爾很快便打消了這樣的推測。

瀨戶湊似乎是個不易親近的人，這好像已經是旁人對他的普遍認知。蒼白又纖細的男人有著一雙過份淺淡的眼眸，而他鼻樑上架著的金絲眼鏡非但沒有減輕那點淡漠，甚至在平光鏡面的反射下，還把他身上的疏離感發揮到了極致，以至於總會使人下意識的給男人貼上一個冷淡的標籤，並保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

但埃米爾不這麼認為。

或許是有了近身相處的機會，埃米爾得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觀察瀨戶湊，自兩人相處的互動中，細心的皇子多少也從細枝末節的日常中嗅出一些不尋常的端倪。例如退去武裝的男子比起冷淡更適合以狡猾來形容，又譬如看似處變不驚的他，實際上可遠比看上去要來的敏銳許多。

「你已經盯著我看了好一陣子了，埃米爾。」削薄的唇溢出了一聲輕笑，忽然開口的男人語氣中帶著幾分打趣，「你是想問點什麼嗎？」

收回自以為隱密的窺探視線，埃米爾一邊在心底咕囁著果然如此，一邊則順著瀨戶湊提出的話題接著開口，「湊在看什麼？」

「不過是無關緊要的書罷了。」

「欸？但是湊讓我提問的吧？」

見男人這樣的回應，青年似感到有些不滿的拉長了尾音，微微前傾的身子也帶的原先坐著的椅子翹起了兩腳，並在木質地板上發出一聲短促的響聲。

對此，瀨戶湊不過彎起眼，而後在埃米爾的視線下慢條斯理的再次開了口。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編造謊言，令事實真相不為人知，是為羅生門。」潔白的指尖輕輕滑過了書頁上漆黑的文字，埃米爾聽見瀨戶湊如此低吟道，「其實，不是不為人知，是在絕對的意義裡，根本就沒有真相可言。」

「……就是一本小說罷了。」看著埃米爾怔愣的面龐，他抿唇一笑，本打算就此終結這個話題。只是他沒想到，青年在思索片刻後，突然便朝他丟出了這麼一段話。

「湊看來對這本小說應該很有興趣？」腦海裡突然浮現的過往回憶使得埃米爾終究沒有忍住好奇，於是躊躇半晌後他還是問道，「畢竟當初你可是以女明星劈腿來形容過牧神的午後。」

然後埃米爾便看見了瀨戶湊偏過頭，用著一種意味深長的態度望向自己，而在他眼瞳裡明滅閃爍的情緒則有些晦暗不明。

青年看著男人眼底那些由黑白所構築而成的屏障似乎隱約有了細碎的裂痕，從那些龜裂的紋路中，便好像有那麼一點鮮紅的色彩悄悄露出。

埃米爾不否認在這當下他有了一瞬的驚艷，這樣的湊固然是少見的，可隨之而來的卻也是些許後怕，畢竟他知曉瀨戶湊一向敏感，是以青年不曉得自己這樣的舉動是否會令對方感到不快。

但顯然，埃米爾多慮了。

「所謂正常的定義是什麼。」他說，「是成為一個循規蹈矩、安分守己的人？這似乎確實是普世定義下的『正常』。」

「這真的是正常嗎？」

那點血紅隨著男人無甚起伏的語調越淌越多，將原先枯燥的黑白濡染的鮮豔，也將他幽深的眼瞳襯得更加深邃美麗，叫埃米爾一時看晃了眼。

但男人並未因為青年的走神而止歇。相反的，他還在繼續言語。

「世人總說成為一個正常人是每個人的歸宿，可他們希望所有人成為正常人的真相又該是什麼？」

「正常二字，真的應當由人類自己定義嗎？」

男人的嘴一張一闔，吐露出的字句冰冷又諷刺，可他面上的神情卻還是巧妙的沒有一絲改變，如若不是埃米爾從始至終都緊緊盯著他的雙瞳的話，他想他大抵也會被湊的反應給欺騙吧？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性，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沒有多加猶豫，埃米爾很快便把腦海裡閃過的念頭如數說了出來，而他同樣也理所當然的得到了對方饒有興致的注視。

湊好似沒有聽出他的言外之意，只是開玩笑般的以信仰這一事調笑道，所以埃米爾只好嘗試把話挑的更明。

「這無關信仰。」埃米爾聽見自己這麼說道，「這不過是問題的另一種解答。」

「以神的角度，而非以人來看待世界嗎？」

最終男人以一聲輕哂輕巧的結束此話題，於此過程中的瀨戶湊不過微微低下了頭，待他重新抬首面對埃米爾時，那雙眼睛早已斂起了所有的情緒展現，轉而恢復了原先的黑白。

屋外的雨還是下的很大，淅瀝的聲響蓋過了兩人間的沉默，連帶也將屋外那帶著水氣的薄霧透過玻璃反射進屋內，使得埃米爾看向瀨戶湊的目光有些朦朧。

青年曾試著以言語去形容過男子，但思來想去都沒有一個確切的名詞適合擺放在他身上。直到後來在某天夜裡他回想起自己遠在老家寶庫裡所珍藏的奇珍異寶後，這才突然恍然大悟。

那來自遠東的真跡與瀨戶湊實在是再相襯不過，男人的神態總像是那幾幅潑墨山水一般，看似除卻那極大面積的黑與白，便是再無半點人間煙火色。

可若是能凝神觀察，反倒可以從那交雜的墨水之間，去瞧出那一點潛藏於其後的朱紅。

瀨戶湊從來沒有表面看上去的那樣的漠然與毫無所畏，這同是埃米爾在與他相處時發現的。真正的湊，埃米爾心想，分明即該是一團艷麗的赭紅，而非是古井一般凝滯的深黑。

但湊自己或許還未曾明白。

總感覺有些模模糊糊的事物束縛住了他，具體是什麼埃米爾也說不清。但他知道那不是自己所可以置喙的，正如同他不希望旁人對於自己的非人血統提出太多的看法及解釋，或許湊也是如此——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哪怕彼此是友人或是什麼更進一步的關係，似乎也應當替對方保留一定的空間。

於是埃米爾只是起身走至窗前，在瀨戶湊的注視下伸手將落地窗拉起並推上，並將那一切黑啊白啊，雨啊霧啊全數遮擋在了玻璃之外。而當窗戶完全闔上的瞬間，原先吵雜的聲音也在頃刻間消失無蹤，埃米爾此刻終於能聽清不遠處來自瀨戶湊的淺淺吐息。

「就算一直不明白也沒關係。」

迎著對方略帶審視的目光，埃米爾還是一如既往的咧開嘴笑了笑，也不管對方是否能聽懂，隨後便是自顧自的嘀咕一聲。

——反正，他總會在他身後陪著他的。